

TOU ZI LI LUN XIN TAN

投资理论新探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机关团委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投资理论新探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机关团委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投资理论新探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机关团委 编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通县觅子店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 9印张200,000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 000

统一书号:4166·989 定价:1.80元

目 录

青年投资理论研究的硕果 (代序)	周道炯 (1)
------------------------	-----------

第一部分 积累与再生产

关于资本 (资金) 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	王加春 (3)
试论积累范畴	王加春 (12)
略论积累率的不同类型和适用范围	陈彩虹 (24)

第二部分 固定资产投资管理

论投资主体多层次	刘慧勇 马春峰 (35)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再探讨	李国梁 肖金成 (61)
固定资产投资立法问题探索	陈敦瑾 朱晓黄 (72)
基建投资的宏观控制要在规模、结构、效益 三个方面同时着力完善	邴锡文 (83)
投资市场研究与投资引导	郭 伟 (95)
关于基本建设投资控制问题的探讨	陈维忠 (103)
我国基本建设资金管理体制的沿革	耕 之 (110)

第三部分 金融市场与投资信贷

论设备租赁——一种新型投资方式	曹尔阶 郭世坤 (125)
经济改革与货币供应量增长规律	刘慧勇 (139)
试谈建设银行利用存款发放投资贷款的 质量 规定性	邴锡文 (150)

发挥建设银行控制信贷和货币流通的作用·····	孔永新(155)
社会主义资金市场的构思·····	李敏新(159)
浅议建设银行代理发行投资性股票·····	黄金初 汤启中(175)
开放证券投资市场可行性初探·····	杨式雷 黄 凯(183)

第四部分 建筑经济

城市地租的几个相关问题·····	吴 凌(191)
关于土地补偿费标准的探讨·····	肖金成(197)
论住宅资金周转——兼谈住宅制度改革·····	张玉平(204)
推行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办法需要解决的 几个问题·····	袁建民 李国梁(211)
试论工程承包公司·····	吴 凌(220)
对推行住宅商品化过程中几个问题的探 讨·····	甘征求 孙冰峰(227)

第五部分 项目评价

关于固定资产最优更新期问题的探讨·····	于瑞丰(236)
建设项目国民经济评价中的价格问题·····	李敏新(245)

第六部分 调查与建议

全国矿区推广煤矸石电站的投资效益前景 预测·····	陆 粮(253)
资源经济初探·····	陈勇鹏(259)
发展我国造纸工业的几个问题·····	耕 之(270)
挖掘我国工业锅炉节能潜力的几个问题·····	郭世坤(277)
后 记·····	(284)

青年投资理论研究的硕果（代序）

周 道 炯

《投资理论新探》一书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件令人欣慰和值得庆贺的事。这本书同她的年轻作者们一样，体现了一个“新”字，充满着新时代气息，是青年投资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她的出版，对促进投资理论研究和金融理论研究工作，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指引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就，起步较晚的金融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尽管如此，我们的改革仍处在初战阶段，投资管理体制和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许多方面，还在探索试验之中，有些方面还没有触及，有些关系还没有理顺，即使是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也还有个进一步完善的过程，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研究解决。

固定资产投资是维持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经济活动，它涉及计划、财政、金融、生产等各个领域，在管理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理论上也有其独特的规律。过去，我们的投资管理体制及其理论，长期拘束在产品经济模式下，存在不少弊端。现在，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传统的产品经济模式向商品经济模式转换的过程中，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投资理论，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则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投资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需要几代人的持续不懈的努力探索。

投资理论研究是项艰苦的工作，它既要有一定的基础理论知识，又要有相应的实际工作经验；既要有严谨务实的态

度，又要有勇于开拓、大胆探索的精神。惟有这样，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使投资理论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为建设银行业务工作服务。

目前，我国投资领域有很多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只要肯下功夫耕耘，播下种子，就会大有收获。老同志仍要努力，总结长期积累的经验，完善投资理论体系。青年同志思想活跃，没有框框，可以结合中国国情探讨许多理论问题。诸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投资规模如何放开、控制、监测；投资体制如何转轨换型；投资决策如何科学化、民主化；长期资金市场如何建立；证券投资怎样在我国发展；建设银行如何真正办成投资银行；如何使各级银行充满活力，等等，都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我相信，这些新问题，通过新一代青年投资工作者的努力探索，一定能够找到答案。

建设银行总行机关团委编辑的《投资理论新探》一书，荟萃了总行机关中青年同志自1984年以来，发表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上的论文和调查报告。论及的范围有积累与再生产、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金融市场、建筑经济、项目评估等领域，内容丰富，见解独特。尽管其中有些观点，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但我认为，这本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设银行总行中青年的活跃思想和理论研究成果，许多观点和建议，得到了经济学界的好评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我以兴奋的心情，把这本书推荐给读者。

编入本书的文章，大都是中青年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写成的。在工作的同时，勤用脑，勤动笔，研究问题，反映了中青年同志关心改革，参与改革，钻研业务，追求真理的良好精神风貌，值得称道，值得发扬，值得推广。

一九八七年元月八日

第一部分 积累与再生产

关于资本（资金）再 生产与社会再生产

王 加 春

发人深思的引证

马克思的再生产学说，经受了百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检验，直到现在，仍不失为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指导理论。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这一学说过程中，对若干问题的看法，意见还不一致，有些问题还存在着严重分歧。例如，关于再生产规模的区分标志，第一种意见主张以投入的资本价值量作为区分再生产规模的尺度，他们说：“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唯一界限是企业资金量，而不是实物量。”第二种意见则坚持以产出的使用价值量，即“以生产产品的数（质）量作为划分两类再生产的最终标志”，而“不能用投入的资金量”。与这个问题相联系，关于扩大再生产的源泉问题，第一种意见认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第二种意见则认为积累只是扩大再生产的一个源泉，非积累的因素也会引起扩大再生产。引人深思的是，争论双方虽然针锋相对，却都用马克思的话作为自己的

理论根据。例如，第一种意见的引证有：“马克思说，在简单再生产的场合，‘资本家花费了全部剩余价值’；在扩大再生产的场合，‘他只消费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转化为货币’作为追加资本。因此，剩余价值是否转化为资本，这是马克思划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杠杠’。”“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在这里，这种再生产只是指用较大的投资来进行的生产）与产品的绝对量无关’。这就是说，扩大再生产是以增加投资（也就是积累）为其标志的，而不是以产品数量的增加为标志的。”因而“斯大林把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概括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原理’，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第二种意见引证说：“马克思说：‘一定量的资本，没有积累，还是能够在一定界限之内扩大它的生产规模’，‘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资本执行职能的范围，生产的规模——即使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就其绝对的界限来说，是由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大小决定的。’”“很清楚，他在这里讲的生产规模就是以生产产品的数（质）量作为标志的”，等等。

两种意见言之有据，认识长期不能统一。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

症结在于没有把资本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区别开

再生产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说明和区分，马克思创立的再生产学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社会的观点看”，他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理论；二是从“特定意义上”看，即从资本流通的观点考察，又揭示了资本再生产理论。

社会再生产和资本再生产不是一个概念。社会再生产是

指人类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不断重复和更新，社会生产在原有规模上周而复始地进行，是简单再生产；大于原有规模的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由于人类社会用以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资料，因而衡量社会再生产规模大小的尺度应该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成果——产品的数量或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产值。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生产的成果仅够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和个人消费资料。在扩大再生产的场合，生产的产品不仅能补偿已经消耗的各种物质资料，而且还为扩大下一个生产过程提供了物质条件。那么什么是资本再生产呢？“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既包括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指资本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引者注），也包括真正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包括全部循环。这个循环，作为周期性的过程，即经过一定期间不断地重新反复的过程，形成资本的周转。”^①因此，所谓资本再生产，就是指资本在运动中依次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不断循环和周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保持原有价值量的运动，即“资本家花费了全部剩余价值”，是简单再生产；在运动中不断追加资本价值量，即资本家“只消费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转化为货币”作为追加资本，是扩大再生产。因而资本价值量的多少是资本再生产规模的唯一标志，是衡量其扩大与否的客观标尺。

以上从两个角度区分的再生产，具有明显不同的质的规定性。但从其动态看，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二者的联系表现在：一方面，社会再生产的状况影响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9页。

决定着资本的再生产。从社会再生产来说，每一次生产过程都要以具备一定的生产要素作为前提。过程开始后，要消费一定的物质要素，这些物质要素既包括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它们来自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的两个部类。一个过程结束时，又总会生产出一定的物质资料，这些物质资料按其自然属性和用途，最终也归并为两个部类的产品。经过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不断地从产品生产开始，到消费产品结束，周而复始地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它与资本再生产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在社会生产借助价值进行的条件下，物质生产过程从购买生产要素到产品制成，必然伴随着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再到商品资本的转化。而当产品通过分配进入流通，又面临着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的跳跃。这时，无论是社会再生产还是资本再生产，都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息息相关。对社会再生产来说，只有产品顺利交换才能进行消费；对资本再生产来说，商品形态的资本只有及时转化为货币形态，才不致使资本运动受阻，为了使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过程得以正常进行，就必须使各种使用价值的生产同对它们的需要之间互相协调，即必须按照社会需要的比例来分配社会劳动，使每个部门的产品互为对方所需要。从整个社会说，就是要求各个部类的产品，不仅在部类内部要做到生产与需要合乎比例，更重要的是，两个部类的生产要相互适应。我们知道，各部类内部以及两个部类之间比例的安排，产品需求状况的调节，是属于社会再生产所要解决的问题。自然，这种再生产的状况是否合理，对资本再生产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社会再生产各种比例关系均相适应，产品能顺畅地通过交换进入消费，那么资本再生产也就有了顺利实现的条件。反之，社会再生产不正常，必会影响

资本的再生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研究社会总资本的流通时，总是把社会再生产的部门比例问题作为一个前提条件，结合着社会再生产来谈论资本再生产的。

另一方面，资本再生产又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即是说，社会再生产的动态要受资本再生产的制约。因为正是资本的运动，时时推动着社会再生产的进行。任何一个生产过程，要不是出现了奇迹，总是需要有一定的物质要素作为条件。如果把其它因素暂加舍象，只是从纯粹的状态考察，那么生产规模的大小，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数量。而这些生产要素，是从市场上购买的，这种购买要伴随着货币转化为资本来实现。购买生产要素的多寡，显然是以投入资本的多少为转移。一般说来，资本再生产规模大了，社会再生产规模也会水涨船高。因此，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产品，资本家总是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资本积累起来，以加强剥削手段。诚如马克思所说：“剩余价值不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又成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①。

可是，如果把上边舍象的其它因素考虑进来，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在动态上并非时时一致。因为社会再生产规模毕竟不是资本量一个因素所能决定的。它同时还要受其它方面的影响。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引起社会再生产规模变化的，还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用折旧基金来扩大企业、改良机器，以提高效率，实现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二是发挥原有生产资本的潜力。“这些潜力能够在一定的活动范围之内，在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按不同程度发挥作用。”^②例如，加重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5页。

人的劳动强度，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和技术水平，改善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增加设备的生产时间，加速资本周转以及使用质量较高的原材料等，都会在既定资本量的条件下，扩大生产规模。为了说明生产资本的这种潜力，马克思具体列举了八种情况，当然还不仅限于这几点。由于这些原因，两种类型的再生产动态便不可能按相同比例同向变化，甚至还会发生方向相背离的情况。即资本再生产规模的扩大（或减少）可能与社会再生产规模的减少（或扩大）相伴随。比如，某选矿厂以投资方式新购买一台效率较高的选矿机组，但是由于矿石品位降低，或者由于管理放松、劳动组织不合理，造成产量下降。这时，从资本流通的观点来说，是扩大再生产，但从社会的观点看，却是萎缩的再生产。

因此，尽管社会再生产与资本再生产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是不应该把它们相混同。

澄清了以上的概念，为消除再生产问题上存在的一系列重大分歧，提供了认识基础。其中，关于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区分标志，在前边论证过程中分别做了交待，应该说，这个问题已见明朗。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源泉问题，即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资本再生产理论较之社会再生产更为丰富，更为系统。他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等专门考察资本及其运动的著作中，所研究的主要是资本再生产。他不仅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以“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为题，从资本流通的观点来研究积累的状况与资本再生产的关系，而且整个《资本论》也几乎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的。

那么积累与资本的再生产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①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②。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确立起来以后，积累，即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是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

需要指出，在对资本运动的研究中，正如马克思把“资本积累”的概念常常简称为“积累”一样，也常常把资本的简单再生产（或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简称为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这种简化到处可以看到。例如，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中，他分别以“简单再生产”和“积累或扩大再生产”来标题，但谁都知道，这是在讲资本的再生产问题。由于这样一个原因，马克思经常把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作为同义语而相提并论。

但是，这种并提的做法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它以研究资本的运动为既定前提。实际上这里的“再生产”涵义，是资本流通的意思，特指资本（包括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循环和周转。如果撇开了这个条件，把二者的关系到处用等号联结起来，甚至套用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那就会混淆经济范畴之间的区别，给实际经济工作带来消极影响。因为，当抛开了资本运动的前提，习惯上所说的“再生产”，是指物质资料的再创造和再消费，绝不包含资本流通的意思。“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命题，所表达的正是积累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其实，马克思从来没有把积累当成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的思想。在二者关系问题上，他除了指出社会再生产不依赖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7、650页。

于追加资本而扩大的两种情况外，只是表达过前头所引述的关于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这样的思想。

可见，第一种意见所要说明的，实际是资本再生产问题。这种意见的全部理论根据，都来自马克思的资本再生产学说，然而它又脱离开资本运动的既定前提，用资本再生产的学说，去分析说明社会再生产的一些基本问题。立论的口径偏了，结论当然经不起推敲。遗憾的是，这种理解上的偏误极为普遍。不少讨论再生产理论的学术文章，都把资本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当成一个范畴来使用，即使是专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著作，混淆两个范畴的也不乏其书。还要指出的是，第二种意见虽然正确地解释了社会再生产的一些理论问题，但是在具体论证时，也没有把社会再生产与资本再生产相区别，往往也是两种再生产相混同。因而当第一种意见引证马克思关于资本再生产的学说来说明社会再生产时，第二种意见的驳论就显得无力，说服力不是很强。因为概念上的混同，使他们在理论上有不少问题说不清楚，因而客观上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争论双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种概念上的混淆，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已经带来了消极后果。多年来，我们不少同志把“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当作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原理。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尤其是以这种片面认识自觉或不自觉地作为经济工作中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导致了“重外延轻内涵”建设方针的失误。说到新增生产能力，似乎只能靠基本建设、靠扩大投资、靠增加积累。一讲发展生产，人们往往习惯性地首先想到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增人增设备，扩大生产场所，向国家伸手要钱。而把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放在一个次要位置上，这种主次颠倒的习惯，已经使我们受到了

经济规律的惩罚。今天，面对国民经济技术基础相继老化，机器设备经济效益不断下降的现实情况，通过澄清概念上的混乱，进一步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实属必要和迫切。

为什么会发生资本再生产与 社会再生产的混淆

这个问题与马克思的论述方法以及后人看问题的方法有关。首先，如上所说，马克思关于资本再生产的理论，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等专题研究资本的著作中，由于人所周知的原因，马克思常常在资本再生产的提法上进行简化，即把“资本”二字省掉。而当说起社会再生产时，由于人们理解习惯的原因，往往也不冠以“社会”二字（当然从上下文联系看，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理解为物质资料的再创造）。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阐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划分以及部类之间比例关系的安排时，所使用的再生产概念，有时是指资本的流通（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有时则是指物质资料的再创造（社会再生产），由于这种提法上的简化，可能给后人造成一个错觉，把资本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划上等号。其次，马克思在进行理论归纳演绎时，使用的是抽象方法。他为了揭示资本再生产的内在规律以及资本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在有些场合是舍象了若干条件后从纯粹的状况分析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便呈现出一致的动态。例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消费时说：“如果棉纺织业每年按一定规模进行再生产，那就要有往年那样数量的棉花；如果考虑到再生产因资本积累每年在扩大，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就还要有棉花的追加量。”^①这里，马克思两种类型和两种规模的再生产都讲到了。他在讲资本扩大再生产时，舍弃了其它条件（如假定各项生产要素的利用程度和使用效率不变，劳动生产率不变，生产的技术方法不变，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等等）后，指出也同时导致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正是这种抽象论证的方法，使人误认为社会再生产与资本再生产就是一回事。

（原载《中国经济问题》1984年第1期）

试 论 积 累 范 畴

王 加 春

积累，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在阐述资本再生产过程中，赋予积累^②以确定的经济内涵。近年来理论界就这个问题陆续发表了一些看法，其中有些看法，我认为与马克思揭示的科学范畴之间存在着不少的距离，这里谈点粗浅认识。

一、马克思是怎样把握积累概念的

直观地看，积累是社会产品在补偿了消耗的生产要素后，经过分配而最终形成的用于消费以外的部分。根据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社会产品由 c 、 v 、 m 构成，经过交换实现价值后，进行频繁的分配和再分配。按通常的说法， c 和 v 由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10页。

② 本文探讨的积累，是抽象了社会属性的资本（或资金）积累。